



漫談人間佛教

徐煥文

人間佛教，很明白，顧名思義，佛教在人間，是人間的佛教。佛教不是虛無縹渺的教，是人間的正法。《六祖壇經》說得最明確：「佛教在人間，不離世間覺。離世覓菩提，恰如覓兔角」。

虛空無盡，世界無量，佛說三千大千世界，但離開這個世界，也沒法談這個世界的諸法教了。即使將來到另外的星球去，到西方極樂世界去，但現實畢竟還生活在這個世界啊。一切教都離不開現實。佛性萬法皆空，那是空色相，超越時空。如果執見於鏡花水月夢幻泡沫，那佛教本身也是空頭教了，還念什麼經參什麼禪？宣傳什麼啊？二千年的歷史證明，佛教是現實的，是積極進取的，是真理。因此談談人間佛教很有現實意義。

佛不是神。佛是人。衆所周知，釋迦牟尼佛是印度釋迦族大

聖人。佛陀的意義是「覺者」或「智者」。佛是最覺悟的人，是大智大仁大勇者。如來佛是「乘眞如之道而來」。阿彌陀佛是西方佛，包含着「無量光明」。「那摩」是敬禮的意思。「那摩阿彌陀佛」就是向「阿彌陀佛」致敬禮。

五戒十善四攝六度，是人間佛教的主要內容，是修菩薩道的必經之路，是成就佛道的行動綱領。《華嚴經》說：「菩薩以一切衆生爲樹根，諸佛菩薩爲樹果，以大悲水灌蓋衆生，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花果」。又說：「是故菩薩屬於衆人，若爲衆生，一切諸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」。地藏菩薩還說：「地獄未空，誓不成佛；衆生未度，休證菩提」。這是何等偉大的自我犧牲精神！

釋迦牟尼佛是佛教教主。佛教的教旨總起不外兩句話，即釋迦牟尼說的：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。自淨其意，是諸佛教」。佛

由此觀之，菩薩是上求佛道，下化衆生的。離開了芸芸衆生，菩薩是始終成不了佛的。我們常說發菩提心具菩薩心腸，這就是教家或在家自度度人自救救人的大目的，也是人間佛教的理論基礎。

佛教是文化事業的組成部分，也是精神文明的組成部分。如果人人都能依照五戒十善的道德標準行事，依照四攝六度的目標努力，何愁世界不太平，社會不安定，人民不安樂，國家不強盛？如果人人都能學菩薩行菩薩道，且不說成佛作祖，即對當前人欲橫流，名羈利鎖，生死場中，你爭我奪的非社會主流現象，也有克邪決心的作用。何況以此還能淨化世界，建設人間樂土呢？

但是，五戒十善四攝六度，說起來很容易，做起來確是很困難。昔白居易問鳥巢禪師曰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曰：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」。白曰：「這兩句話三歲孩童也會道」。禪師曰：「三歲孩童雖道得，八十翁翁行不易」。這話堪給人當頭一棒，猛擊一掌，知易行難啊。因此我們首先要捫心自問：發願堅不堅？是真戒還是偽戒？經書上說：「修行應以戒為本。學道應以戒為師」。又道：「信為道之功德母」。有信仰才有力量。但信心要堅，斷惑證真，信受奉行，解行還要相應，這是印光大師淳厚教導我們的。佛法的總綱是戒、定、慧。戒為定慧之基，由戒生定，由定生慧。要想福慧雙修，首先就得持戒。《三寶歌》說：「三諦總持，三學以長，恢恢法界身。淨德既圓，染患斯寂，蕩蕩涅槃成」。所以我們要勤修三學戒、定、慧，息滅三毒貪、瞋、痴。淨化自己的心靈，心光照人，性月恒明。又入塵不染，處五欲境中而「花繁柳密處撥得開，風狂雨驟時站得定」。「八風吹不動」、「定慧力莊嚴，以此度衆生」。這樣的修養與功行，才是人間佛教的好典範。否則，「法輪未轉，食輪先輪」。「牆壁未

破，內心已喘」。任你說得天花亂墜頑石點頭，也只是禪捧趕月，仰面唾天，隔靴搔癢，為濟於事。如果口是心非，自欺欺人，更要自懲痛打三十大棒！

「諸法從緣起」，「一切從心造」，學佛學什麼呢？首先要修自己的心。惟心淨土，自性彌陀。禪宗大德說：「即心是佛，佛即是心」。佛法即是心法。有道是：「拜佛拜心心拜佛，修行修性性修身」。「佛在靈山莫這求，靈山只在汝心頭，人人有個靈山塔，要向靈山塔內修」。「拈來便覺三摩地，何必靈山問遠津」。學佛不一定都住寺廟，心中有佛，隨處都是寺院。和尚唸經有口無心，也是徒然，口中唸佛心中思邪，更是要不得。看破紅塵遁入空門，這是自了漢。寄身佛門藉佛偷生，那是寄生虫（極少數）。真正出家荷擔如來大法，仍是大丈夫之事。果能在社會中時時以佛法為軌範，日進於道德化的生活，這同樣是學佛。心佛衆生本一如，念念唯期顯自性，所以我們要提倡人間佛教，還要建設佛化家庭。

關於建設佛化家庭，在家宏法，《印光大師文鈔》裏面說得很明白，偉大的導師印光法師說：「居塵學道，即俗修真，乃達人名士，及愚夫愚婦，皆所能為。勉力修持，以在家種種繁累，當作當頭棒喝。長時生此厭離之心，庶長時長其欣樂之志。即病為藥，即塞成通，上不失高堂之歡，下不失私寶之依。而且令一切人同因見聞，增長淨信，何樂為之」。大師還說：「若欲出世，亦不須另起灶廬。但依佛之言教，對治煩惱習氣，俾其淨盡無餘而已。雖身在俗境，不妨斷惑證真，了生脫死，以進趣佛果。豈必盡人捨俗出家，方為佛弟子乎？」他還說：「即家庭便是道場，以父母兄弟妻子朋友親戚，盡作法眷。自行化他，口勸身率，使其同歸淨域，盡出苦輪。則可謂戴友高僧，居家佛子矣」。印光大師說：「在家善信，勸處家宏法，誠居塵學道，曉人以理，動人以情，讀來十分親切。當令人類物質昌盛，科學發達，人事紛

定，如他是漂亮的，因為他是演員。但演員不一定是漂亮的或不

漂亮的。三、予盾的，可分為二種。①完全矛盾，如成立聲是常住，所作性故，在同品虛空上完全沒有，在異品的瓶上却有，及證明了聲是無常的宗。②同品全有異品分有，如立聲是常在的宗，由努力發生故，在同品全無，而在異品瓶等人為現象上部分有，依舊證成了相違的主張。

正確的比量語言，能將因的三相完全表白出來，建立自家的主張，完成為他比量的效用，所以不必舉喻來作因以外的一支。但為了比量語言的正確，也要避免喻的過失，這有十八種。此處從略，以後再專題介紹。

五、結論

佛家因明是在和他宗辯論的過程發展起來的。法稱繼承陳那的業績，使因明說發展了一大步，這可舉幾點說明：

第一，法稱改革三支比量，把因分為三類，分別用同法式和異法式與三因結合，構成種種樣式。這樣，就只保留了喻和因，使因明簡潔明了，更符合推理的思維邏輯。

第二、法稱廢除不共不定和相違決定兩種因。他認為，不共不定在平常思維裏沒有，因為比量思維都從同異比較上着眼，如果當時所聯想到的事物只有比上才有，如所聞性只有聲才具備，怎樣去進行比量呢？對於相違決定，他以為在正常的比量中也不會出現，只要任何一種因能充分成立了宗，即使再舉得出別種因來，也自會順相承，不然原來的因本身就有問題。

第三，法稱重視經驗的事實，為因明建立了更為穩固的基礎。如比量方面，因和所立法的不相離性，而立自性因和果性因兩種。至於不可得因，從反面證明有相違的自性或果性、以見事物的本身不容存在，這也易於確定。

(完)

(上接第30頁「漫談人間佛教」)

紜，工作繁重。身處世網，事務多端。想找一個清靜環境學佛，是善信者之所共求，但這是很不可能的。而即俗修真。居塵學道，而又有可能做到的。印光大師的論述，對推行人間佛教，建設佛化家庭，對我們很有啟發，是一帖清涼劑，是一盞歡欣湯。

白居易七十高齡了，「看經費眼力，作福畏奔波」。但他還

「行也阿彌陀。坐也阿彌陀，縱饒忙似箭，不廢阿彌陀」。他是以佛法來約束自己勵勉自己啊，「日暮而途遠，吾生已蹉跎，旦夕清淨心，但念阿彌陀」。他要以阿彌陀佛的無量吉祥光來清淨其心，安渡晚年。「晚年惟好靜，萬事不關心。自顧無長策，空知反舊林。江風吹解帶，山月照彈琴。君問窮通理，漁歌入浦原」。一代藝術家詩佛王維，也就是在佛化的家庭中熏陶成長的。解放前作《火燒紅蓮寺》(電影)的作者平江不肖生，最後歸依了三寶。解放以後，一個科學者尤智表，寫出了《研究佛經的報告》。現在全國信教的人已超一億，佛教居多。香港信仰佛教的，已達六十多萬人。可見，讓佛化家庭普及人間，在現社會在知識界是行得通的。

「大抵仙佛亦凡神」，「是真佛必談家常」，「巧把塵勞作佛事」。搬柴運米，無非佛意，舉手投足，皆是禪道。人身難得，佛法難闡。重視今生，珍惜人身。幻質非堅，無常迅速，「此身不向今生度，更向何生度此身」。太虛大師說得好：「仰止唯佛道，完成在人格，人成即佛成，是名真現實」。學佛必先學做人，學佛必須愛祖國。弘一大師出國前作《金縷曲》詞道：「長夜淒風眠不得，度羣生那惜心肝剖。是祖國，忍辜負」。值此海岸兩峽日趨團結統一之日，中華民族崛起圖強之時，世界太平，佛法興隆，我們要為莊嚴國土，利樂有情盡形壽獻身命，弘揚大乘佛教精神，出世而入世，推動人間佛教，做一個名符其實的佛弟子。

(完)